

新刻 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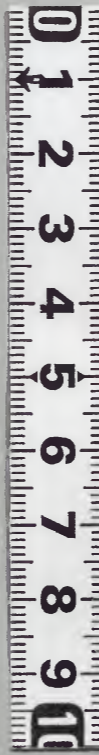
論語

後藤點一

漢書門			
	田		
一			
	田	三	六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函		漢
一	〇		書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	
冊數	10	(3)	
函號	277		1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

三而季文子聞之曰...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

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

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

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

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

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丁為司

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犧義與

論語卷之六

諸詩集註序言

即孟子所謂乘由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

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

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是

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有聞韶問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

不可公惑之有季子血五老之語孔子遂行反

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

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

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

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

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

欲往而卒不行有效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

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

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

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

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

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

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

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

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

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一年事適衛

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籬由

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

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

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

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

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

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

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

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

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

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

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子孟所記本皆此

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

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

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

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

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

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東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

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

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

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乃敘書傳禮記

有祀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

樂

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

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

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

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
 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
 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
 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
 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
 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子孟
 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
 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
 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

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
 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
 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
 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
 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
 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論語集註序言
五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
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
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
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學而第一

朱熹集註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

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

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

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

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

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

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

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

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後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

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

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實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木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

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

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沉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

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

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

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

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之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

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

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

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

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

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

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

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未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

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

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

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

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

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二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

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

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進。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

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未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琬。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

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

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

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

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

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廋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難而

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

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騎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

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

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釋氏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條

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焉。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

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

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

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

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

政，是亦為政矣。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

軌。小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

軌音月。軛音分反。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軌轅端橫木。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舟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二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

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

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二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終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木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

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太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 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一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阻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饗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

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簋簠豆鬯曾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放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

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放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

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音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士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

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

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

矣

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爵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主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婿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墜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

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

未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

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

禮也。

大音泰。鄒。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

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

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檠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入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

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一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

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

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

以用粟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

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曰。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

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一。模甲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

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

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

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

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

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

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亦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揚氏曰。未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

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

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太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丁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

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

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

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

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未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未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未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

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

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

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 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有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

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

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

○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矣。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

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

不仁者加乎其身上

好惡皆去聲

未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入果能。下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未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

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

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椽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之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

足與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

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

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

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

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然。謂多取。然。○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

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

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

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

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揚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也。○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

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踈。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

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於行。難。故欲敏於言。○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問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樂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